

弓箫缘
石榴记

小
榼

作品

新生代武侠小说大师小榼里程碑作品

犀把雕弓应弦裂

黯夜榴花照眼明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出生日期：20世纪70年代。

何方人氏：常住随州，偶居深圳，有时浪迹四方。

代表作品：《洛阳女儿行》、《长安古意》、
《魔瞳》、《弓箫缘 石榴记》、《龙城》

小段博客：<http://blog.sina.com.cn/m/xiaoduan>



弓箫缘 Gongyiaoyuan

从长安出发，筹建北庭都护府的四十万石粮草意外遭劫，“镇铁山五义”之一李波也卷入此案中。陈渐，一个神秘的武林人士，奉唐皇之命调查粮草遭劫案。不料行程伊始就收到戍边将军张武威麾下秘密高手“威武十卫”的追杀。李波的小妹李雍容被箫声吸引，意外目睹了陈渐与“威武十卫”的对决，少女情怀一发而不可收。然而，这一段恋情终究不能弓箫齐鸣，就像当初那一箭，终究不能射中那个人……

石榴记 Shiliuji

开封城榴莲街突然出现了艳祸奇案，每日凌晨都有青年男子赤裸下身，暴死街中。阿榴，开封师爷宁默石之妻，夜夜流连夜街中。京展，开封城黑道老大，为查到堂下弟子丧命艳祸一事，将计就计与阿榴混在一起。这场夜诱背后无尽的阴谋滚滚而来，而这场艳祸的始作俑者却深藏不露。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只有那夜诱的故事依然回荡在开封城的每个角落……

责任编辑：林 云 孙 迎 敖 德

特约编辑：杨 俊 李耀辉

封面设计：8040 · 小贾



作品

Georgina

弓箫缘

石榴记

二十世纪出版社
The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弓箫缘;石榴记/小椋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91-3729-2

I. ①弓... ②石.. II. 小...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3148 号

弓箫缘 石榴记 小椋/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敖 德

特约编辑 杨 俊 李耀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30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5

书 号 ISBN 978-7-5391-3729-2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献给永久的漂泊与永久的思乡

Contents

目录

弓箫缘

第一章·边庭夜劫法场·009

第二章·塞上胭脂无多·017

第三章·四十万石粮草·025

第四章·三十里铺争夺·033

第五章·化外牛羊自牧·041

第六章·心中冰炭摧折·051

第七章·军令遥喧威武·061

第八章·单车直救娇娥·069

第九章·为谁扬鞭跃马·079

第十章·终望耳鬓厮磨·091

第十一章·炉前奔牛一斩·099

第十二章·帐外引吭悲歌·105

第十三章·杀尽卑鄙奸宄·113

第十四章·允称英雄李波·125

第十五章·纵马踏沙涉雪·135

第十六章·弓弦箫声鸣和·145

石榴记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阿榴·149
一·夜街·149
二·艳祸·157
三·空园·167

第二章·封杀·173
一·头钱·173
二·老店·181
三·运河·189

第三章·默石·197
一·师爷·197
二·石屏·201
三·宗旨·209

第四章·斩经·215
一·伤恤·215
二·碰面·221
三·浴洗·231

尾声·237



弓箫缘

那是一把乌胎铁背犀把弓，弓长二尺有七，弦是羊筋的，弓背乌黑，弓弦银白，这时正平平地躺在一方粗糙的羊毡地毯上。地毯顶是个将近一人来高的帐篷，那帐篷也是羊毡的，染成含混的青色。毯上这时正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用一块细布将那把弓细细地擦着，她的手背和弓背的铁胎泛出不同质地的光泽。那少女左手摆弄着一支小箭，听着帐外低鸣的风声与杂沓的蹄响，抬起头不由得出了会儿神，脑中忽然有些旖旎地想：四月二十的跑马节就快到了，到时，这支小箭如果射出，会射中什么人吗——会——射到她中意的吗……

那一纸安民告示看上去已经很烂很旧，但被人小心翼翼地从城墙上撕下后又小心翼翼地抚平——那两个人在看告示上的话。告示上也没说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几个文笔粗劣的句子：

酒泉守尉迟行告四方百姓：

今捕获无法无天、残民害国
马贼首领一名。该贼怙恶不悛，妄自尊大，背德逆行之处不知凡几，实罄竹难书其恶。今遭捕获，尤不知悔改。特定于三日后酉时于城外小校场就地正法，以平民愤，以儆效尤，特此布告。

这告示是三日前贴出来的，满酒泉城像是只这一份，看告示的人找了小半天才找到。官府抓到贼人，一向喜欢大张旗鼓，芝麻粒大的功劳恨不能都夸成西瓜大，今日捕到一个马匪，怎么反而悄然行事了？

看告示的两个人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另一个只有二十出头。二十八九岁那人浓眉阔口，一双眼珠里微微泛出古怪的黄色，很少有人会有像他这样颜色的瞳彩；另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这近四月的天气



里，倒空心穿了件羊皮袄，领口处露出一段浅酱色的筋肉，十分结实。那个年纪大些的人却是个成名人物，关东之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豹眼”施榛，他身边二十多岁的小伙则名叫乔华，人称“草尖狼”。这时施榛正一脸郁闷地低头沉思，那小伙子乔华性子急些，等了一会儿按捺不住，口里急急道：“四哥，你看，这是真的吗？他们抓住的人真会是二哥吗？”

他像是不习惯自己思考——也是，在这么聪明的四哥面前，他早已养成不再动脑的习惯。那被呼为四哥的施榛不由得皱了下眉——五弟乔华这么问，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只有苦笑道：“我也不知。照酒泉守尉迟行一向的行事风格，是个咋咋呼呼、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这次这么冷静要处决一个犯人，怎么看都有点不对——看他们这偷偷摸摸的处决方式，倒像真捉住了什么顶重要的人物，怕处决时引起麻烦似的。可要说那些草包真捉住了二哥，打死我我也难以相信！”

这一年原是大唐武德九年，还是高祖李渊在位。那唐高祖李渊自从隋大业十三年起兵之后，以自身谋略加上几个儿子的骁勇，短短数年即已平定天下，一度乱糟糟的汉家山河重又有了些休养生息的迹象。酒泉地处甘肃西北，侧近玉门，本是屯兵重地，也是滋扰多事之区。隋朝末年出的一十八路反王，七十二处烟尘如今虽已灰飞烟灭，但犹有一股自隋末以来一直就盘踞在弱水、石板井一带甘蒙交界处的边塞英雄仍然纵马驰骋着，他们就是号称“折冲五骑天下驰、草上沙中任我飞”的镜铁山五义。

之所以号称镜铁山五义，是因为那镜铁山原是他们结义的地方。镜铁山位于祁连山西部，称得上穷山恶水、神奇鬼博。当年张九常、李波、马扬、施榛、乔华五人就是于镜铁山结义的。其时正当隋末，天下动荡，他五人为人仗义，除于乱世中凭一身本事自保宗族外，更能扶危济困，这些年也闯下了偌大声名，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这五人的名号在甘陕一带，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所谓“草上沙”是指一个马场。那马场地处石板井一带，方圆甚广，但土瘠草矮，并不是个养马放牧的好去处。但一个地方有利就有弊、有弊也会有利，别看“草上沙”被人称为沙场子，养出的马繁衍艰难，但那苦水矮草，却滋养得马儿极有耐力，一匹匹虽身骨瘦硬，但极擅长途驱驰，在西北一带可是大大有名。这马场原是张九常所经营，五人结义后，他们各带家乡父老，就会聚在一处。五人中数张九常年纪最大，他为人宽厚，德行素著；老三马扬则性子轻捷，生得腰如猢猻，臂似猿猓，一身马上功夫，可称塞上无敌；老四施榛则以足智多谋名闻于世，“豹眼”之称，不只因为天生夜眼，也为他断事极为明利；而结义时年纪最小，才只十四五岁的乔华却是最有血性，于千军万马中也是赤膊上阵、冲锋斩将、略无惧色。这四人性格互补，本已个个称得上顶天立地的汉子，何况更有个深谋远虑、胸怀大志的李波。说起来，镜铁山五义中，享名最盛的还数二哥李波。李波出身名门，据说远祖为雄踞边关的汉代名将李广。他幼承家传，长遇名师，不说甘陕一带，就是放眼天下，他也称得上一个难得一见的杰出人物。五义这些年驰突塞外，倒没有什么争夺天下的大志，主要是李波曾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忍将天下万姓的白骨堆积就自己的功业。但他们也绝非怯懦，当年薛举父子盘踞于天水一带，残民无数，镜铁山五义就曾与之无数次恶战，救得边民无数，至今塞上百姓还多感念他们的恩义。这次施榛与乔华之所以星夜赶来酒泉城看这么一个告示，实是为了一桩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他们五人中最具才气最有号召力的李波居然在一月之前忽然失踪了！至今人影全无，这当然是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更何况近来“草上沙”正面临十余年来从没有过的大关口，极待他深谋远虑的抉择，可他却不知何处去了，叫人怎能不急？

施榛想想这些，不觉头也大了，他也不信二哥真的会被酒泉守尉迟行的手下捉住，但实在是兹事体大，只见他想了想，皱眉道：“咱们先看看再说。”

此时已近酉时，小校场不大，就在城墙边上。天上的月已从东边城墙新补好的缺口上探出头来，施榛的脑子却有些乱乱地想：近两年，这天下真的似有些渐次平定的模样了。他自成年就赶上隋末之乱，可以说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成名于乱世，也恼于这个乱世。这些年，他一心盼望的就是天下平定，但不知怎么，如今，唐皇借世子李世民之力、经过数场大战，先平薛举，肃清陇右之地；再平窦建德，稳住黄河两岸；最后平杜伏威，擒萧铣，败林士弘，平定大江南北，纷扰多年的天下终于有云开日出之势后，他不知怎么却有了一丝遗憾——也许所有的乱世英雄都会有这种遗憾吧，他见大哥、三哥口里虽不说，但每一次有唐军大胜的消息传来，他还是看得出他们的心底的苦涩。他们都说得上是仁人君子，但也是豪杰英雄。对一个英雄来说：这场动乱，该永远不停、永远动荡、永远无歇无止！

……不知道处决犯人为什么专要选在这样一个傍晚，施榛皱着眉想：可能是怕劫法场吧？他扬扬头，如果真的被擒的人就是二哥，那么他们来的虽只自己和乔华两个人，虽然他也不想和唐军有什么冲突，但这法场，他们只有劫定了。

老五乔华像按捺不住心头的燥热，已把领子又扯大了些。施榛望着他年轻的脖项，唇角微笑了下，才待说句什么，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城门开启的声音，然后，步履杂沓，轮车辘辘，他与乔华对望一眼，心中同时暗道：“来了！”

是来了——只见城墙东门边，正缓缓走来一队人马。人像不多，但也有二三百骑。施榛与乔华对望一眼，两人后背向城墙上一靠，同躲进暗影里。施榛的嘴向上努了一努，乔华会意，两个人并不转身，就反手用双手双足抓住城墙上的砖缝向上攀去。那城墙本不高，也就丈五有奇，去小校场的路就在城墙之下。西北干旱，所以酒泉也没有关中城池常见的护城河。两人攀至



城墙最顶处，并不翻入，而是用一只手吊在城堞上，凝目向那队人马看去。可护卫重重，加上夜黑，两人心头虽急，努力看向囚车，却也看不清囚车中人是什样子。

那队车马渐渐驶近，“豹眼”施榛还是没看清囚车中的人到底是谁。乔华已经不耐，他一向信任他四哥的眼力，低声问：“四哥，到底是不是二哥？”

施榛也在烦恼，却偏偏急不得，好容易在那队车走至二百余步开外时，那囚车里人犯的脸才在护卫的遮挡中隐隐露了出来。施榛道：“别急，别急，就要看清了。唉——”

他说着说着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原因是：这下看虽看清了，可那囚车中人明显是个没见过的汉子。这本来该算好事，但施榛心里不知怎么倒有一丝失望，这人又不是二哥，那——二哥呢？李波到底去了哪里？

乔华也已看出那人不是，心中失望更甚，一怒之下，甚至想不管车中人是也不是，都把它先劫了再说，他们官家捉的还有坏人吗——他这么想只为幼时眼观身受了无数的官府欺压，对官府两字已有了极深的逆反心理。但最近，大哥、三哥、四哥，连他一向最敬重的二哥都对他说：以后对官府的行动，一定要征求了他们的同意再说。乔华不知是何道理，但他一向懒得思考，又敬重几个哥哥，也就依命行事。

那车眼看就要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完了。乔华与施榛四目对望了下，心中都掩不住的失望。乔华正待道“四哥，要不咱们先劫了它再说”，心中明知四哥多半不会同意，这时就听到前面几百米处传来了一声犀角响。那犀角分明不是军中所用，倒像是牧马者吹的一样，乔华与施榛二人不由得就都一愣。然后，只听一串蹄声传来，竟有一骑马儿自远远的黑暗处、小校场方向向那队军队迎面行来。

不说城下的队伍一乱，就是城墙上的施、乔二人也一愣。没等他们愣完，只见那队伍已停，押队的似已料到可能有人来劫一般，指挥镇定，并不

慌乱。可来的却似只有一人。月亮升起，刚刚涌破一块云彩，这城下之路猛地亮了起来。月华如霜，虽不能照得人毫发毕现，倒也足够视物了，可那来人却在暗影里——只见三五百步外，一匹马缓缓地、缓缓地行来，那马是匹深色马，肩高背阔，显得上面骑着的黑影倒有些矮小。那人被城墙的阴影一直遮着，也就一直望不清面部，他这么慢慢地走，看得不只城墙上的二人，连城下的军队似乎都有些着急起来。

那马儿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怎么，正是这慢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压力。押车的军官嗓子似乎有点不自然了，叫道：“上弦！”

只见前面的二十余名军士齐向腰间一探，弯弓搭箭，对准来人。来人似乎依旧不急，不怕死似的，不逃也不避，看看要行到队伍前百步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了，那人也刚要走到了月影之下。乔华也急着要见来的是何等人物，竟有这般英雄胆气。好容易那人走出暗影，城上城下之人心里却忍不住都轻轻发出一声低叹——大家的失望其实都是为同一件事：那人居然戴了好大的一个斗笠，宽阔的笠檐已把他一张脸完全遮住，墙上的施、乔二人从上往下看，更是看不见他的容貌。

那牲口眼看走进百步射程，军士们的手心都在出汗，就在这引而待发、一触即发之际，那人忽一伸手，他一伸手就扬掉了头上的斗笠，然后一条腿一抬，从马颈上偏了过去，人已偏坐金鞍，面向城池。城下的人还没看清，城上的乔华已惊叫一声：“是小妹！”

没错——来人居然是个女子，而且只有十八九岁年纪，只见她一抬腿，先漾起的居然是一条西域碎叶城一带女人才穿的百叶长裙。那裙子色彩颇为深艳，她的腿从马颈上跨过，那裙子就一漾一垂，晃得人眼里一片迷离。然后她人已偏吊金鞍，身子一伏，整个人从马前面看就似忽然不见了，那马儿却忽然加速起来。这些士兵久居塞上，却也没见过加速这么快的马，更没见过这么高明的骑术。那马儿从细步慢走到疾驰而奔似只要一霎似的！只